



荔枝红

□郑朝木

一座老式的闽南古厝,安静地伏在一片田野中间。我没有急着进门,而是绕到了古厝后面。五株荔枝树傲然矗立,葱葱郁郁的,像五把撑开的巨伞。我走近了看,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,树皮皴裂,爬满了青苔。荔枝刚结出青涩的小果,一簇一簇地挂在枝头,藏在浓密的叶子里,羞羞怯怯的。

这五株荔枝树是余光中先生的祖父于1851年种下的,算来已有170多年了。余光中六七岁就在这古厝里生活,屋后的这几棵荔枝树,是他童年最深的记忆之一——在树下跑跳、读书,眼巴巴地盼着果子从青变红。他的《五株荔枝树》一诗,包含了童年的乐趣和割舍不断的乡愁。

出来后,我心里一直挂念着那五株荔枝树,它们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家。两个镇挨着,中间只隔几里路。

开车一进故乡的地界,路两边全是荔枝树。这个季节,树上的果子也是青青的,一球一球地垂下来,已经能闻到那股特有的清香了。这里的荔枝,壳是胭脂红,淡淡的,像晨光抹上去的颜色。剥开来,果肉雪白透亮,甜里带一丝丝酸,清爽得很。老人们说,这是因为老家的土是红壤,水是从天马山流下来的山泉。

故乡的荔枝,大都是“状元红”这个老品种。名字听着就喜庆——据说古时候有人吃了这荔枝,考中了状元,从此便叫了这个名。

村口那株老荔枝树,种于明朝,有三百多年了。树干要三四个人才能环抱,树冠铺开,能遮住半亩地。三百年来,它年年开花,年年结果。树下的石凳被磨得锃亮,不知道多少人在那里乘过凉、剥过荔枝、讲过古。

我想起我家的两株荔枝树,父亲说,就在祖屋后的山坡上,一百多年前我爷爷亲手栽下的,一百多年过去,那两棵果树早已长得枝叶交缠,分不清你我。每年七月,红的果子缀满枝头,远远望去像挂了满树的小灯笼。父亲在世的时候,总爱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,摘几颗荔枝慢慢地剥,剥好了先递给我:“尝尝,今年的甜不甜?”有时他眯着眼睛看树,嘴里念叨:“这棵树是你爷爷看着长大的,将来我不在了,它还会替我看你们。”后来父亲走了,那两棵果树还在,年年照样开花结果。只是树下再没有那个剥荔枝的老人了。我偶尔回去,站在树下,风吹过树梢的声音,恍惚间就像父亲在说话。

在余光中故居看了那五株荔枝树,回来又看了爷爷种的荔枝,忽然觉得,荔枝树就是永春人的根。土是连着的,根也是连着的。余光中先生那一代,我爷爷那一代,他们把树栽在屋后,大概都想着同一个意思——人走了,树还在;树在,根就在;根在,家就丢不走了。

再过不久,故乡的荔枝就要红了。到时候,满山满坡都是胭脂色,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味。村口那株三百年的老树,爷爷种的那两株,还有余光中故居那五株守着游子的树——枝头那一串串青涩的小果,都会变成红红的果子,等着远行的人回家。

到那时,我还要再去一趟余光中故居,在古厝后面的五株荔枝树下坐一坐。虽然先生不在了,但那些树替他活着,替他结着故乡的甜。

竹影里的童年

□苏太阳



故乡宅院后那片竹林,是我和小伙伴们秘密基地。我们给每棵竹子都取了名字:歪脖子的叫“迎客松”,竹节特别突出的是“罗汉肚”,最粗的那棵被尊为“竹林大王”。雨后的清晨,竹梢还挂着水珠,我们就挎着竹篮钻进林子,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,在竹影里追逐打闹,把童年的笑声揉进每片竹叶的脉络里。

惊蛰一到,竹林就成了我们的“寻宝场”。我和阿明比赛谁找的竹笋尖儿最壮实,他扒开落叶乱刨弄得满脸泥污,我却发现一株“双胞胎笋”——两根笋紧紧挨着钻出地面,笋衣沾着露珠。伸手去摸时,指尖被笋壳边缘的细刺扎得生疼,阿明在旁笑得直打滚:“我这根比你高半个手掌!”用草绳量高度时,竟发现昨晚刚露头的小笋蹿高了两指,竹节上淡青色的生长纹像刻上去的刻度。后来帮小雅找滚进石缝的玻璃弹珠,意外发现石缝旁

的竹笋渗着透明黏液,在阳光下闪着糖霜似的光,阿明蘸了点往嘴里送,被涩得龇牙咧嘴:“甜是甜,舌头像被砂纸磨过!”

盛夏酷暑之时,竹林成了“避暑宫殿”。阿明用竹篾编草帽,插满竹叶活像绿毛怪;我们在“竹林大王”脚下挖坑埋西瓜,盖层湿竹叶“冰镇”。玩够“官兵抓强盗”,刨出西瓜用竹片切开,瓜瓤凉丝丝带着竹香。小雅念《西游记》到孙悟空钻铁扇公主肚子时,风穿竹林哗啦啦响,阿明跳起来喊:“妖怪来了”,吓得我们抱着西瓜躲进竹林深处。那棵歪脖子竹是“瞭望塔”,竹节凹陷刚好卡屁股,爬上去能看见全村屋顶。我和阿明打赌谁在竹梢待更久,他刚上去就被翠绿色螳螂吓得尖叫滑落。后来用竹枝做弹弓,打碎王奶奶家酱油瓶,只好帮她扫院子,我们用竹枝做了把迷你“痒痒挠”赔罪,逗得她直

夸我们手巧。

秋风染红竹叶时,竹林里飘着“黄金雨”。我们比赛谁接的竹叶最完整,小雅总能挑出边缘泛红的,说那是“凤凰的羽毛”。阿明摘下宽竹叶对折,再斜剪一刀,含在嘴里能吹出“叽叽”的鸟叫声。我们用竹篾编小篮子,阿明能编出带提手的方筐,里面铺上软竹叶,刚好能装下我们捡的野栗子。有次发现一片特别大的竹叶,我们把它当披风,举着竹枝当宝剑,在铺满落叶的林子里扮演“竹林大侠”,结果我被竹根绊倒,一屁股坐在刺猬身上,疼得眼泪直流,却引来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冬雨初霁的清晨,竹林像被撒了层碎银。竹枝挂着晶莹的水珠,风一吹便簌簌落下,打湿了我们的发梢。我们用竹枝接雨珠,阿明把竹篮举过头顶,结果篮底漏的水全浇在脖子上,冻得他直缩脖子。小雅发现竹根处藏

着颗圆滚滚的冬笋,我们用树枝小心刨开泥土,笋尖裹着湿润的青苔,像块刚出炉的碧玉。为了够到竹梢的露珠,我们叠起罗汉,我站在最下面当底座,阿明踩到我肩膀时突然打滑,两人抱着竹竿滚作一团,竹叶上的水珠劈头盖脸浇下来,活像洗了个冷水澡,笑声惊飞了竹丛里的麻雀。

去年回老家,发现竹林还在,“竹林大王”旁边多了棵新竹。我蹲下来看竹根处,竟真的找到一株刚冒头的小笋,尖梢沾着新鲜的泥土。突然听见身后有孩子的笑声,三个小不点正举着竹枝玩“大侠游戏”,其中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,正把竹枝折成口哨往嘴里塞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、阿明和小雅,在这片竹林里追逐打闹,把童年的秘密藏进每节竹骨,让它们随着竹节生长,长成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回首

儿时滚铁环

□贺彦豪

“滚铁环”,你玩过吗?这可是令人难忘的童年游戏。

记忆里的20世纪60年代,孩子们一放学走出校门,最开心的就是玩滚铁环。这游戏边走边跑,或快或慢,全靠一柄与手臂等长的铁钩掌控,铁环在钩上稳稳滚动,一路向前。手臂时弯时直,铁环与地面摩擦发出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左转右拐,只要铁环不倒,便一路通行无阻。偶尔遇上坎坷路面,也能娴熟越过,一旦倾倒,捡起来重新启动便是。

幽幽古巷,徐徐清风,铁条蹭着青石板的声音,酷似“铁甲车”轰鸣,一路穿过古城旧馆驿巷。

其实学校离我家不远,仅三四百米,穿过大半条旧馆驿巷,再拐个弯就到。

上小学时,我的成绩不算突出,但滚铁环却是我的“运动强项”。每当母亲听见“铁甲车”般的声响,总会放下手里的活计,站在家门口呆望,静静等着那声音由远及近。看见我满头大汗跑回来,她总轻声问:“会饿吗?”

精神与物质,哪一个更重要?看到本土画家一幅滚铁环的画作,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童年身影。童年时,滚铁环是极为盛行的传统游戏。画中四五个少年在阳光下奔跑,有的赤着上身,左手提饭盒,右手推着铁环奔跑在乡间小路上,一脸满足与欢喜,仿佛能听见田野里传来母亲的呼唤,这般情景,令人动容。

古城的大街小巷,多是被时光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。旋转的铁环,旋转

的童年,自由自在的星期天,还有什么比滚铁环更能释放孩子贪玩的天性?约上同学,沿着中山路一路推滚,“铁甲车”声响一路相随,好不威风!

还记得那段相声,道出了其中乐趣。“你滚铁环玩过吗?”“玩过。拿根铁棍,弄个铁环,我特佩服我小时候那毅力啊。”“是吗?”“滚四站地,关键还得滚回来,倍儿能跑。”

还有一首题为《滚铁环》的诗:“一把铁钩,叫起一只铁圈/立正,出发,滚滚向前/渴盼坎坷,演绎精彩/渴盼精湛,赢得桂冠……”

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,这些传统游戏里藏着质朴的艺术光辉,让童年的万花筒,生出无穷乐趣。

周末,我带孙女去看民俗画展,她指着那幅《铁圈儿》说:“爷爷,这是什么玩具?你有没有滚过铁环,好不好玩?”

我站在长长的画廊里,仿佛穿越时光隧道,从天真稚童走到白发皤然。有人看到昔日的清贫,有人看到精神的富有。无论如何,一个时代的远去,也是一代人追寻幸福的足迹。时光会冲淡许多,却冲不散心底的记忆。望着画中渐行渐远的滚铁环身影,我的双眼早已模糊。



榕树叶太多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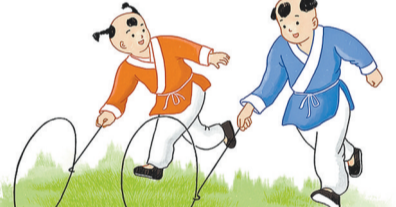
□黄添银

榕树叶太多了
多得像小朋友的心思
你想呀,一片叶子一个小心思
多得数不过来

用加法计算太慢,乘法又太快
不知道九九后面还有几个九
用英语计算没答案:
这片叶子像a,那片叶子像b
a+b+……=?

用画画计算答案不确定:
涂一团绿色,一团又一团
等于一把大伞还是等于两蓝花?
写一句诗最简单了:
榕叶满庭荫,枝枝相连接。

噢?作业全完成,没小心思了!



(CFP图)

食事

甜美海蛎羹

□柯远峰

闽南的海边,大海的馈赠向来慷慨,种类繁多的海味中,海蛎羹是我心头最甜的美食。

海蛎羹的做法虽不像炒青菜那般简单,可厨房小白如我,最先学会的就是这道心心念念的羹汤。

将海蛎轻轻冲洗,挑去碎壳,加少许盐、白胡椒粉、姜丝,抓匀去腥。再把海蛎沥干,加入地瓜粉,轻轻抓匀,让每个都裹上薄粉糊。清水烧开后,放姜丝,可加豆腐块。待水沸腾后关火,用小勺子一勺勺将海蛎滑入锅中,接着开大火,煮至海蛎全部浮起,撇去浮沫,再加盐、少许鸡精和一点白胡椒粉,放青蒜或葱花、香菜,最后淋上红葱头油,那味道绝了。我可以一连吃三四碗,毫不夸张。有几回感冒发烧了,家

人就是用海蛎羹给我调理,过后总取笑我,是馋出病的。

话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海蛎是海边人家维持生计的大功臣,种海蛎是为了换钱,谁家舍得自己吃下肚?

海蛎是有季节性的,七八月开始种养,周期漫长,劳作也格外繁重。其间,沿海一带,台风频起,海蛎时常被吹倒一片,人们必须一块一块从泥地里拔起,重新立好。而到了寒冬,海蛎开始进入收获时节,这忙碌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三四月。随着潮汐,三更半夜点火下海,更是家常便饭。

还有一项日常工作,就是给海蛎石减负。条石上附着许多小生物,为了让海蛎有位置生长,就得清除障碍,用竹篾绑成捆制成的海蛎扫,使劲刷掉杂物。有一回,我

着要跟去刷海蛎石,家人拗不过,答应让我同去,还特制一把小刷子给我。一路上,我可神气了,像个大人似的,扛着刷子。来到海蛎地一看,密密匝匝的杂碎物扒满海蛎石,为了保护刚长成的海蛎,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立刷、侧刷。奶奶看我手忙脚乱,便来到我身边,手把手耐心地教:“左右手上下握紧,看准就用力刷下来。”话虽如此,可要上手,谈何容易,我不是刷不下来,就是把海蛎刷下来,急煞旁人。不一会儿,我发觉腰酸得直不起来,看着眼前的条石,还有条石上的不速之客,我嘟囔着,提不起劲了。姑姑笑道:“是谁信誓旦旦,要来帮忙的?怎么才一会儿工夫,就没精打采了?”任凭大人们取笑,我是干不动了,转移阵地,同条石下方的小鱼儿做游戏去了。

后来,由于天气、产量、工序等条件受限,条石海蛎渐渐退出舞台,村民们转而学会网养海蛎技术,产出的海蛎个头更大,产量也成倍增加,为村民带来丰厚的收益。又大又肥美的海蛎成了我们餐桌的常客。可吃过天然海蛎的我,嘴角,口中吃着网养海蛎,心头依旧念着条石海蛎。

近些年,我在网上看到了家乡举办的剥海蛎比赛的报道。大家一字排开,找壳缝、旋刀、挑肉,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、娴熟利落,坚硬粗糙的海蛎壳在手中听话分开,肥嫩鲜活的海蛎晶莹剔透。赛场上既是速度的角逐,更是海边人家世代相传手艺的比拼,尽显闽南儿女质朴勤劳、与海共生的生活智慧。

而我仍是那个贪恋大海味道的孩子。多年来,我只要看到海蛎,总会买上一些,再回家煮一锅热腾腾的海蛎羹。雾气氤氲中,我仿佛又看见了条石前那些弯腰的身影,听见了潮汐里的号子声……



“憨人”二伯

□陈汝琳

在闽南,“憨人”往往不是贬损,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褒奖——心地澄澈如海,待人接物带着老派的真诚。村里的老人常念“天公疼憨人”,这句话,像是为二伯量身定做的注解。

二伯年少时,一场高烧烧坏了右耳。从此,世界在他耳边褪去了一半声响。奶奶为此自责了几十年,我爸爸却总说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——那只听不见的右耳,反倒把闲言碎语都隔绝在外,让他活出了最通透的模样。

二伯大字不识几个,是一名地道的渔民。四十多个春秋,他把自己活成了大海的一部分。常年在海上暴晒,他身上印出了天然“背心印”,裸露的皮肤是深褐的,被背心遮住的地方,留着几分白皙,这是大海给他的勋章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二伯的脚步永远是匆

忙的,可我从没听他抱怨过一句。每次捕鱼归来,最肥美的渔获他从不上街叫卖,总是二话不说送给最需要的家人朋友。十几年前,码头事故砸断了他一截无名指,他咬着牙没哼一声,手术成功后,他又很快出海去了。

爷爷走得早,奶奶独自拉扯几个孩子,二伯成了家里的“定海神针”。不仅给家里的房子加盖了二层,让弟弟妹妹不用再挤在狭小的房间,还帮弟弟妹妹操办婚礼,完成人生大事。

二伯的疼爱,对家里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。2015年大年初三,天还没亮透,我要赶早班机去求学,刚点亮灯,就听到二伯在楼下喊我。白天我明明已经拒绝过他,可他还是记挂着,天不亮就骑电驴赶来,把两千元钱塞到我手里,摆摆手转身就走,身影融进了未散的夜色里。那叠带着体温的钱,暖得我发烫。

家里的“熊孩子”要在院子里搭一座木

楼,在许多家长眼里,这等“舞刀弄枪”之事是绝不允许的。只有二伯,默默地为他们找来木材和工具。傍晚孩子们“赶工期”,他就从屋里牵出电线,在院子里架起一盏灯。暖黄的灯光洒在孩子们沾满木屑的脸上,也照亮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梦想。

二伯不懂什么是言传身教,却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良善,润物无声地教育着下一代。他就像渔村的灯塔,总能在黑暗里给人指引方向。

2022年,二伯与病魔缠斗了近一年,各项指标终于回归正常,我们都以为他赢了。可是2024年,检查报告显示癌细胞已悄悄转移,在体内肆意蔓延。二伯就在医院与辗转奔波的旅途上苦苦煎熬,但他从不把疼痛挂在嘴边,实在熬不住了,也只是皱着眉捏紧拳头。那些日子里,他时常骑车到海边坐着发呆,曾经把大海当成“老伙计”的人,对

着熟悉的浪声,心里装着多少翻涌的苦涩。

2025年的一个晚上,我坐在二伯床前,他枯瘦的手紧紧攥住我的手。那双手曾扛过渔网、握过船桨、递过温情,如今只剩下一层薄皮裹着骨头。他的声音很轻,却字字砸在我心上:“二伯没福气喝上你的喜酒。以后啊,也听不见你喊‘二伯我上班了’‘二伯我回来了’……”

那一刻,所有的坚强都碎了。我真切地感觉到,那个一直为我们遮风挡雨的“定海神针”,正在一点点从我们的世界里抽离。那时,海风依旧吹着小渔村,我只愿这风能温柔些,再温柔些,替我们多陪陪他,也替他挡住剩下的疼。

“天公疼憨人”,从不是指一路坦途,而是在风雨来临时,给人闯过去的勇气和力量。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坚韧,就是二伯最硬的铠甲。



琴棋书画雅称

●流徽 古琴雅称
古琴面板嵌有十三枚圆徽,作为音位标记。抚弦之际,指尖往来徽上,琴音婉转流逸,“流徽”一词便由此而来。

●木野狐 围棋雅称
围棋变化万千,常常令人废寝忘食、沉醉其中。古人以狐喻惑人之力,因棋具多为木质,遂戏称围棋为“木野狐”。

●缥缥 书卷雅称
古时常用淡青的“缥”、浅黄的“缃”两类丝帛包裹书卷、装帧典籍,色泽清雅,沿用日久,“缥缥”便成为书籍的文雅代称。

●无声诗 画的雅称
作画无法如诗歌般吟咏诵读,却能凭借笔墨线条,营造出诗意盎然的意境,素有“无声诗”的美誉。后世更有画史著作取名《无声诗史》,足见这一雅称影响之深远。